〈衝突〉201王語賢 特優

 在我們漫長的一生之中，總是不間斷地參與許多人事遇合，可能與人同聲歡笑、互相友愛；也可能針鋒相對、反目成仇。這便取決於你與人互動時，在面對「衝突」事件時，如何應對進退。

 曾有一次，我的老師出了一份須針對當週時事進行統整與心得分析的報告。由於時值俄烏戰爭開打，當週的新聞版面皆為此事所佔據，在三位做報告的同學主題不能重複的情況下，我和班上最好的朋友便起了爭執。

 即使當下因為早早選定的題目被搶走而覺得不被尊重，我仍告訴自己，冷靜下來，權衡孰輕孰重。比起這項主題被朋友選走，我更不希望因為此事而失去珍視的朋友。然而，我也想讓她知道我感覺被冒犯了，畢竟一味地忍讓與委曲求全，也可能讓這件事成為彼此之間的心結，一個可能被翻出的、未完善處理的舊帳。因此，我向她說明我確實較早向老師確定此主題，她不該因為自己的方便就未經我的同意跟該科小老師要求撤換主題。不過，我也同時告訴她，若她能提供我其他新聞主題，我不會非以俄烏戰爭為題不可。她聽完之後，非常鄭重地向我道歉，並且瞭解了我不滿的理由，也提供了美國官員訪臺的新聞。我們達成共識，此事便圓滿的落幕。

 經歷此事之後，我發覺比起使用憤怒的詞彙互相宣洩，理性、清楚地說明自己在衝突中不滿的根本原因，並共同尋求一個對雙方傷害最小的解決辦法，才是面對衝突的良好應對方式。若將「我」比喻為兵器，那麼我認為自己是一把不任意出擊的利劍——我始終保有鋒芒，而非一個柔弱可欺的對象，對在意的事情我保有底線，而不是遭受什麼都忍氣吞聲；但是也不以此恣意傷害他人，而是在撞擊的火花之中，學會以柔運刀的防身之道。

 最後，我也咀嚼出衝突的經驗並非單純是一個不愉快的相處體驗，反而是一堂教會我靈活周旋的課目。

〈衝突〉205陳琦臻 特優

 離鄉背井，是個符合又無法精準描述我的詞。符合在從自小成長的新竹北上到台北，不精確在我沒有那種思鄉的悲壯。從國中時住校到高中租屋寄居台北，越來越貼近台北的生活卻也越來越疏遠。來自另一個地方，客居他鄉總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孤獨，但青春最美好的片段卻沒有留在故鄉。我與我腳下的土地，總有一種認同的衝突。

 多少人對大城市懷抱著嚮往？說著環境對教育重要，秉持「孟母三遷」精神的母親，突破萬難在台北租到了房子，對女兒的期盼和殷切，指向了前三志願，然而事與願違，來到台北的期待和光榮，化作對著制服鼻酸的感慨。來了便走不了了，我們留下了，日日夜夜落雨時震耳如子彈的聲音，卻每每提醒著我在另一個地方，我有一個舒適的家。

 對台北是一種物質層面上的不適應，以一張雙人床為主體的居所，時至今日我仍會感嘆其便利性的捷運、距離新竹一小時多的車程……然而對於新竹，卻是一種情感上缺少了什麼的不適應，國小畢業便一腳踏入台北的世界，能聊天的、往來自在的朋友，全是北北基的居民，每逢假日節慶大家互相邀約出遊，他們搭著捷運，視線追尋著下一個要去的地點，而我乘著返鄉的車，望著高速公路旁快速掠過車窗的樹木，迎風搖擺，演繹我那漂泊不定的內心。

 我與我腳下的土地，總有一種認同的衝突，至今仍沒有終結，亦不見盡頭。知道自己在哪，卻不知如何稱呼自己，久而久之，我也放棄去定義自己的身份，唯有當下，唯有自我，這種生活塑造了我面對挑戰的方式，不用太多理由，不用他人定義，只要在乎最直覺的感受。懷抱著對土地的衝突，我隨著捷運的晃動起伏，那是日常。

〈衝突〉211鄭悦恩 特優

 人生在世，除了自己以外的人事物都不是「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立場，故而我們時時都有可能與他人發生衝突，許是誤會一場，許是意見相佐，抑或是刻意為之的針鋒相對。每當衝突被引爆，我們會整裝備戰，並撐起保護傘，試圖擊敗他人，並自我防身。但或許，比起和他人發生衝突，更多的是「我」和「我」的內在碰撞。

 我想，我對於這樣的內心衝突格外有感觸。在臺灣，每個高中生都要面臨選班群、選科系，而我也在這個過程中做出選擇，並與自身發生衝突。過去的我一直自我認定是標準的「文科生」，幻想自己未來漫步文學院，接受人文教育的薰陶，因此升高二那年果斷進入一類組。這是一條身邊師長都認同且視之理所當然的路，且由於我擅長於此，有很大的機會能延續高一優良的在校成績，藉由繁星進入理想大學。一切看似順暢且自然，我卻在高二上學期末遞交轉組單。驚天動地，許多師長雖說支持但卻不認同我的做法，家人也並不看好，且不說轉組的課程適應問題，就連一直為之努力的繁星計劃也可能付諸東流。

 做出這樣的決定，我是害怕而又堅定的，在和師長們溝通前，「我」早已與「我」自己有過激烈的衝突。我在平坦順暢且利於升學的一類組和充滿挑戰性及不確定性的三類間游移不定，那衝突是何等激烈，短兵相接，難分難捨。我似乎從未經歷過這般「關鍵」且決定權於我的衝突。在經過多次「我」與「我」的對話後，我選擇了一條布滿荊棘的路，畢竟那是我繞路後才又看到的，嚮往的風景。

 順利轉至三類組後，我時常被石子絆倒，被荊棘扎傷，伴隨疼痛的是自我懷疑，有時也會在發生內心衝突，不知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但我堅信，這樣的衝突讓我在內心深處一次次成長，衝突得出的結論也支撐我在艱困的道路上愈發堅忍不拔。

 我十分感激當時的自己鼓起勇氣著上鎧甲，執起兵刃，與自我發生一場價值的衝突，而後擇我所愛；也堅毅地迎上周遭質疑的眼光，溫柔地以堅定化解與世俗的衝突，並自我認同，逐步蛻變。

〈衝突〉201林沛瑩 優等

 衝突，可大可小；衝突，可激烈可平和；衝突，可發生在內在也可發生在外在。在我們的人生中，我們無可避免的與他人甚至自己產生衝突，進而獲取教訓或新的體悟。對我來說，最難忘的事件莫過於國小時與班上同學發生的衝突了。

 那是在一個平靜的下午，當時班上正在上美術課。我們正在學習雕塑創作，而事情就在剛上課、短暫的寧靜中悄悄發生。教室內逐漸充斥著班上調皮男生們的嘻笑、打鬧聲。聲音之大，令其他同學和老師不禁皺起眉頭。隨後，他們甚至拿起桌上的黏土材料互相丟擲，班長和老師幾度勸阻，他們依然故我。眼看情況一發不可收拾，當下滿懷正義感的我，衝到了那群男生的面前，對著他們大吼：「停止！你們沒看到老師跟同學們需要安靜的環境嗎？」接著，我忍不住衝動推了其中一位同學。「關你什麼事啊？」於是，衝突瞬間爆發。我們相互責罵，直到其他同學上前拉住我們，剎那間，我才明白我究竟犯下了多大的失誤。最終，在經過老師從中調解，我們向彼此道歉，並承受應得的處罰。

 在此之後，我時常心懷歉疚。當時的我，因為心中的正義，不經思考就使用了最極端的方式面對問題，導致發生了衝突。如若我按捺心中的衝動，尋求其他方法，是不是結果就會不一樣？我和他們來自不同的家庭、接觸不同的環境，想法也會有所差異。正是這樣的差異帶來了如此激烈的衝突。他們的吵鬧固然是不正確的，但我心情激動之下的行為也使我犯下的錯誤。正如俗諺所說：「衝動是魔鬼的化身。」存在我心中名為「衝動」的魔鬼，不僅使我魯莽行事，傷害了他人，也令我在往後的人生中，時不時想起，就像未癒合的疤痕，歉疚的心隱隱作痛，即使曾經道歉，卻彌補不了留下的傷痛和痕跡。

 衝突，在不同的想法和觀念間發生；衝突，為我們留下收穫或是仍會隱隱作痛的傷痕。若衝突無可避免的產生，何不暫時冷靜思考，或許在衝突中獲得的體悟，也會從思考中獲得解答。

〈衝突〉210謝承紘 優等

 衝突往往成立於兩個對立面上，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文化造就我們對他人的歧異。我們常拿「我」作為對立面與他人產生衝突，但有時我們往往搞錯了衝突的對象。

 高中，在十幾年後會被拿來回憶所謂青春的年華，暗戀著一個人好長一段時間，這個藏在心底最深處的心意在某一天在班上傳開了。當下心是一陣絞痛，因為知道對方對自己並沒有意思，而本應隱藏好的心意以最不理想的方式被揭穿，從那時起，我怨恨每一個談論這件事的人，怨恨那些特意走到身邊嘲諷我的人。大家或許把這件事當作一個笑話、一個茶餘飯後的話題，我很生氣，也很難過，我覺得我與每個人為敵，每個人都在和我產生衝突。

 沉寂好長一段時間，我讀到作家黃山料的新書《好好再見，不負遇見》，自此，改變了我的想法。或許，我真正發生衝突的對象是自己，那時我只是不斷自怨自艾，我感嘆著這一份不被喜歡的真心還有價值嗎？我在心中起了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對人少了信任感，頓時生活失去重心。而在沉澱過後我才發覺我生氣難過的原因，是因為我的心意沒有像我付出的被同等對待，但我卻沒有思考過對方的感受，現在的我反倒覺得自己很自私。

 重新省視這些衝突，我試著慢慢釋懷，如同書中寫到的：「愛一個人不是緊緊抓著不放，相遇並不是為了長久相伴，而是因為有過一段美好的回憶。」這些我與自己的衝突慢慢化解了，在生活中那些嘲諷，揶揄依然存在，我當下依舊生氣難過，不過我已經能快速化解這些情緒了。

〈衝突〉215林靖恩 優等

 學會從容待人接物，不是件容易的事，與他人產生交集時，不免需要經歷一些「磨合」，自己要如何拿捏處理事情、面對他人，要有適當的方法，選擇堅持己見，抑或聽任他人，完全可以藉著自己「揮舞的我」來找出平衡點。

 記得國中時，班上開班會提議要製作班服，在每個人畫好設計圖後，投票以選出多數人喜歡的圖樣，然而在結果出爐後，恰好有兩幅設計圖以相同的票數當選，但班服如代表一個班級的臉，總不能有兩種班服，大家是共同體，一致的班服才能彰顯班級的意義，於是班服投票演變成同學選邊站的兩大派衝突。兩邊的人各說各話的話，要麼認定己方的班服設計是完美的，不屑於對方臉色，要麼強硬的堅持己方的設計，與對方發生衝突，最後就算老師出面協調，雙方還是各持己見，不願聽從、讓步給對方。

 當時，班服選拔的衝突就像兩方各揮各的「我」，過於靠近，兩敗俱傷，卻在最後也得不到結果。我於是萌生了一個想法——結合兩種設計，融合兩種迥然不同的元素。在我拿出自己畫成、融合後的作品時，那兩位代表各自設計的原創人也握手言和了。我深深體會到，人與人的相處，就像兩顆原子，在越來越靠近時，就如一起決定一件事，產生的交集愈來愈多，然而兩原子太過靠近，互相排斥的力量則隨之陡升，就如愈認識對方，愈會產生衝突，互相攻擊、排斥，但，當了原子的距離剛好時，位能達到最低時，會達成平衡，相對以上兩種狀況穩定，這就像人與人相處，達到共識，互相了解，關係達到最穩定的狀態。

 「我」，是一把活生生的兵器，人人各自揮舞著「我」。衝突，是人與人互動、相處難免遇到的情況，於是我們應學會理解對方，拿捏狀況並與他人磨合，最完美的情況，就是互相切磋，藉著「我」，與對方達到共識，達到平衡點。